

战国卷

桐川

亦方

泽明编

东周列国

出版



东周列国

(战 国 卷)

桐川 亦方 泽明 编

宗教文化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317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周列国/桐川等编—北京:宗教文化出版社,1995.12

ISBN 7-80123-016-7

I. 东… II. 桐… III. 古代史—中国—战国时代 IV. K23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5)第 21486 号

东周列国(春秋卷·战国卷)

桐川 亦方 泽义 泽明 编

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(北京市崇文区沙子口路 72 号)

山西省统计局印刷厂印刷(太原市大同路 11 号)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8 印张 790 千字

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10000

责任编辑:史 平 封面设计:杨 群 潘文彬

ISBN 7-80123-016-7/K·7

定价:38.8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 篡 逆	(1)
1. 晋六卿动荡	(1)
2. 田氏伐齐	(12)
3. 晋三家灭智	(20)
4. 三家分晋	(26)
第二章 变 法	(28)
1. 魏文侯	(28)
2. 西门豹	(32)
3. 吴 起	(33)
4. 齐威王	(39)
5. 秦的历史	(43)
6. 商鞅变法	(70)
第三章 谋 士	(76)
1. 庞涓与孙臆	(76)
2. 丑女钟离春	(87)
3. 商 鞅	(89)
4. 苏 秦	(91)
5. 张 仪	(97)
6. 《史记》中的苏秦、张仪	(105)

7. 甘茂	(113)
8. 屈原	(119)
第四章 谋 策	(128)
1. 赵主父	(128)
2. 孟尝君	(129)
3. 乐毅灭宋	(137)
4. 乐毅伐齐	(139)
5. 蔺相如	(144)
6. 范雎仕秦	(151)
7. 纸上谈兵	(160)
8. 毛遂自荐	(163)
第五章 进 攻	(169)
1. 公子异人	(169)
2. 鲁仲连	(174)
3. 窃符救赵	(176)
4. 灭 周	(181)
5. 信陵君	(187)
6. 春申君	(194)
7. 樊于期	(196)
8. 甘 罗	(200)
9. 王太后	(203)
第六章 中国统一	(209)
1. 赵 灭	(209)
2. 荆轲刺秦王	(217)
3. 兼 并	(223)

第七章 始皇帝	(231)
1. 皇帝称号	(231)
2. 封 禅	(235)
3. 神 仙	(238)
4. 张良行刺	(240)
5. 民 怨	(246)
6. 坑 儒	(253)
第八章 亡 国	(258)
1. 始皇之死	(258)
2. 秦二世	(262)
3. 造 反	(274)
4. 刘 邦	(287)
5. 项 梁	(298)
6. 陈胜战败	(302)
7. 李斯被杀	(321)
8. 西楚霸王	(324)
9. 灭 秦	(344)
东周大事记	(351)
一、春 秋	(351)
二、战 国	(359)
东周列国纪年表	(368)
后 记	

第一章 篡 逆

1. 晋六卿动荡

晋国之败，由晋灵公时代就开始了。公元前 620 年，晋灵公即位，其时年龄尚小，后来，晋灵公渐渐长大，荒淫暴虐，搜刮百姓，大兴土木，专事游乐。他宠任屠岸贾，让他在绛州城中盖起一座花园，里面种植各种奇花异草，以桃花最盛，因此取名桃园。每逢春暖时节，繁花似锦。园中筑三层高台，中间搭起一座绛霄楼。楼上雕梁画栋，朱栏曲槛。凭栏四望，市井都在眼前。灵公很高兴，经常登上楼玩耍，或张弹弓打鸟，或与岸贾打赌饮酒作乐。

晋灵公还养了一条叫灵獒的猛犬，身高三尺，毛色如红炭。大臣有过错，灵公就让此犬去咬，不死不已。每逢上朝或郊游，都叫养犬人獒奴牵着这条猛犬，随在灵公左右，见者都胆颤心惊。

一天，灵公免朝，驾车去游玩桃园。赵盾先到门外等候，见灵公来到，便上前参谒，苦口相劝：

“古语道：‘有道之君，以乐乐人，无道之君，以乐乐身。’田猎游乐，华宫美女，一身之乐也够了，更没有听说过以杀人为乐的事。您纵犬咬人，放弹打人，肢解膳夫，这不是有道之君所为，而您却这样干了。人命最为重要，而您却滥杀无辜，如今百姓内叛，诸侯外离，灭亡之祸，就要临头。我若不说就没有人再说了。我不忍心看到国家的危亡，才敢这样直言不讳。希望您痛改前非，使晋国转危为安，我是死而无恨矣。”

赵盾还以身挡住园门，不放灵公入内。灵公最后答应只玩一次，第二天一早就召众卿商议政事。赵盾只得侧身让灵公入内，还用眼睛瞪着岸贾，恨恨不已。

灵公与岸贾在园内游乐，商量除掉赵盾。当夜，岸贾密召门客鉏麇，赐以酒食，告诉他说，赵盾专权欺主，晋侯命令他伺机将其杀死。鉏麇进入中门，在暗中观看。只见堂上一官员，朝衣朝冠，穿戴整齐，端然而坐，正是赵盾。因为天色还早，他便端坐等待上朝的时刻。大惊，赶快遁出门外，赞叹地说：

“真是一位恭敬国君、为民作主的好官呀！我怎能刺杀他，做不忠不信的人！”

于是在门前大叫道：

“我宁违君命，不忍杀忠臣，只能自杀！相国提防再有刺客！”

说完，朝着门前一棵大树撞了过去，脑浆迸裂而死。

赵府守门人将此事报告赵盾，并劝阻他不可入朝，恐有变乱。赵盾说：

“国君招我入朝，我若不去是失礼。死生有命，我怕什么？”

吩咐人将鉏麇浅埋于槐树之侧，便登车入朝了。

灵公见赵盾没死，又与岸贾想出一条毒计。第二天上朝，灵公对赵盾说：

“幸亏你向我进忠言，群臣才又亲近于我。今天我要专门宴请你一个人。”

便命令屠岸贾把赵盾领入宫中。赵盾的车右提弥明跟着进来，要上台阶时，岸贾说：

“国君宴请相国，别人不能上堂。”

提弥明就站在堂下等候。席间，灵公对赵盾说：

“我听说你的佩剑很锋利，解下来让我看看好吗？”

赵盾不知是计，就要解剑。提弥明在堂下看见，急忙大呼制止：

“臣与君宴，喝酒不能过三杯，怎能酒后在君面前拔剑呢？”

赵盾明白了，赶快站起来。提弥明怒气冲冲，奔上堂来，挟赵盾而下。岸贾让人放出猛犬灵獒，直逼赵盾。提弥明用双手与猛犬搏斗，折断了它的脖子。灵公愤怒已极，叫出埋伏的带甲武士来攻赵盾。弥明叫赵盾快跑，独身一人应战，终因寡不敌众，遍体是伤，力尽而死。

赵盾趁提弥明与甲士格斗，脱身而跑。忽有一人从后追上，赵盾很害怕。那人说：

“您别害怕，我来救你。您还记得五年前在一颗大桑树下救过一个快要饿死的人吗？那就是我灵辄呵！”

灵辄背着赵盾，跑出朝门。众甲士从后面追来。恰好赵朔听到消息，召集家丁，驾车来接应，赶快扶赵盾登车。灵辄独自逃走。甲士见赵府人多，也不敢来追。赵盾父子也不敢回家，一同逃出西门，向西而去。

晋灵公谋杀赵盾虽未成功，但却逼他离开了绛城，心情舒畅，就带了姬妾们搬进桃园去住，日夜不归。赵穿在西郊射猎回来的路上碰上赵盾父子，问明情由，便让他们暂时住在附近。赵穿回到绛城，赶忙先到桃园拜见晋灵公，向灵公提建议说：

“我听说君王贵为人主，应享尽人间美色。您虽然钟鼓高悬，却内宫不备，这有什么快乐？齐桓公美女满宫，仅夫人就有七个。先君文公虽然流亡在外，艰难困苦，但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娶一个美女。回国以后，虽六十多岁了，依然姬妾无数。您有这么好的宫苑，何不多选良家美女，居住其中，学习歌舞，供您娱乐，那多美呀！屠岸贾大夫去干这件事最合适。”

灵公十分高兴，便让岸贾专门去挑选。凡是国中漂亮女子，在二十岁以内未出嫁者，限一个月内都去报名，听候选择。赵穿借此机会支开了屠岸贾，又建议从本军中挑选二百名精锐勇士，前来桃园，充当灵公的护卫，灵公也批准了。

赵穿回营挑选军士，说明去桃园宿卫。诸军兵都出怨言。赵穿乘机与军士约定刺杀灵公，请赵盾回朝，另立新君，军士们都很高兴。灵公高兴，即留赵穿一起饮酒。约至二更时分，忽听外面喊声阵阵，灵公惊问何故。赵穿掌灯去看，二百名甲士已经撞开门冲了进来，请求国君犒劳。灵公倚在栏杆旁，让内侍去取酒。赵穿边呼喊请甲士们领酒，边用衣袖指示哪一个灵公。甲士们认准了晋灵公，一涌而上。灵公未及思索，无数支锋利的剑戟已经刺来，顿时倒地身亡。

屠岸贾正在郊外，挨门挨户地搜检美女，闻听灵公被杀，大惊失色，赶快停止选美，逃回家里。几天后，赵盾回到绛城，在赵穿陪同下来到桃园，百官亦齐集此地。赵盾伏在灵公尸体上痛哭一声，哀声传于园外，然后就将灵公葬于曲沃。赵盾与百官商量，立文公之子黑臀为新君，这就是晋成公。成公即位，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赵朔，叫做庄姬。又任命赵氏宗族赵同、赵括、赵婴为大夫。赵穿仍为中军副帅。赵盾并未因屠岸贾陷害过自己而进行报复，岸贾也小心翼翼，不敢再为非作歹。

晋成公在位七年，晋景公即位。晋景公眼见齐郑都听命于自己，霸业已成，便生骄横淫佚之心，宠用屠岸贾，游猎饮酒，一如灵公。赵同、赵括与其兄赵婴并不和，诬其兄有淫乱之事，把他赶到了齐国，景公不能禁止。屠岸贾说：

“赵盾弑灵公，这是不赦之罪，而赵盾的子孙布满朝廷，担任国家要职，这怎么能惩戒后人呢？我听说赵家朔、原、屏等人自恃宗族壮大，准备叛变，赵婴想劝阻，反被赶走了，栾却二家害怕赵家，因此不敢说，梁山自崩，这是上帝要君主为灵公报仇。”

景公便让屠岸贾杀赵盾的后人。韩厥因与赵家交厚，探知消息，急于报朔躲避，赵朔不愿。求韩厥收留他的妻子避难。赵朔的妻子是晋公主，有孕在身，韩厥垂泪说道：

“宣孟对我有知遇之恩，我和他情同父子，赵家的事情我哪能

不尽力，但屠岸贾蓄愤已久，假如发难，玉石俱焚，我人单力薄帮不了什么忙，何不乘现在将公主偷偷送进宫，等公主生下公子后，就有报仇之日了。”

这天夜里，赵氏家族一夜忧愤，等到天明，屠岸贾率甲士围了下宫赵宅，将晋公所书赵盾罪版悬挂在大门上，扬言“奉命讨逆”，将赵朔、赵同、赵括、赵旃各家老幼男女尽行诛戮，赵旃的儿子赵胜正在邯郸，闻变后逃亡宋国。赵家尸横庭院屋堂，血流浸染台阶。清点人数，只少了庄姬。屠岸贾担心庄姬的身孕会留下祸根，打听到庄姬已入宫，便急忙向晋公报告。晋公说：

“假如生了男孩，我们便除掉他。”

岸贾日夜探听庄姬生产的消息，几天后，庄姬果然生一男孩，成夫人吩咐宫人假说是女。屠岸贾不信，让家中乳媪入宫验证。庄姬忙与成夫人商议，推说女儿已死。屠索性率女仆入宫搜查。庄姬将儿子藏在裤子中，对天祈祷说：

“天若灭绝赵家宗系，儿当哭；假若赵家还有一脉可传，儿则不哭。”

等到女仆牵庄姬出门外，搜查宫殿，一无所见，赵武竟一声未哭。屠岸贾还是狐疑，有人传说赵氏孤儿已出宫门了，便下令悬赏于城门，有人举报孤儿真情，赏千金；知情不报，全家处斩，并盘查进出宫门的人。

赵盾有两个心腹门客，一个是公孙杵臼，一个是程婴。赵氏灭门后，公孙杵臼几次要与程婴殉节，程婴都劝说暂且苟活，以等待庄姬生产情况。等到听说庄姬生女，杵臼又想自杀，程婴买通宫人，得庄姬所写“武”字，又见宫中不安全，便决计救赵武出宫。杵臼以死难易于立孤，自愿为救赵武而死。程婴有儿新生不久，交由杵臼抱往首阳山，程婴报告屠岸贾捉拿杵臼和假赵武，韩厥则乘机从宫中抱出赵武。主意已定，程婴悲于杵臼先他而死，杵臼怒说：

“这是大事，也是美事，为什么哭呢？”

程婴找见屠岸贾，报明身份，密告杵臼准备送赵武去秦国，现藏首阳山中，催屠岸贾亲往捉拿。屠岸贾亲率三千家人，果然抓住了杵臼，杵臼对程婴大骂出口，程婴羞惭满面，对屠岸贾说：

“为什么不杀他？”

屠岸贾喝令斩首，又取假赵武掷于地，一声啼哭，程婴的儿子化为肉饼。屠岸贾带人去捉赵武，宫门查诘顿时放松。韩厥教心腹门客充作草泽医生，将程婴交给他的“武”字让庄姬看了，庄姬心领神会，诊断结束，庄姬见左右官人都是心腹，把赵武放在药囊之中，祈祷说：

“赵家百口冤仇靠你一人来报，出宫之时千万别哭。”

吩咐完毕，赵武哭声立止。走出宫门，也无人来问。韩厥将赵武藏在深室，使乳妇抚养，家人也不知道消息。

屠岸贾回府，以千金赏程婴，程婴拒绝，称杀赵家孤儿已属不义，求以千金葬赵氏家人。屠岸贾大喜，夸赞程婴是真正的信义之士，允葬赵氏于赵盾墓傍。事完后，屠岸贾欲留用程婴。程婴流涕说：

“我一时贪生怕死，做出大不义的事，无脸见晋国人，从此要到他乡糊口了。”

辞别屠氏，往见韩厥，韩厥将赵武和乳妇交由程婴带往孟山藏匿。

屠岸贾杀了赵氏一族，从此排除了眼中之钉。三年后，晋景公游新田，见新田土地肥美，流水甘饴，便迁都新田，改名新绛，故都叫故绛。迁都之后，景公设宴款待朝贺的大臣，傍晚时分，忽然吹进一股寒风，风过后，景公看见一身高近丈余的蓬头大鬼，长发及地，从门外撞入，抬臂大骂：

“天啊，我的子孙有什么罪过，你把他们杀了，天帝让我来取你的命！”

话声刚落，铜槌便砸向景公。景公大惧，急喊：

“救命！”

拔剑乱刺，却自伤了手指，众大臣欲救助时，已口吐鲜血，昏倒在地，不久身亡。

周简王十一年，晋厉公回国后，自认为天下无敌手，骄奢淫佚更胜已往。士燮已知晋国肯定会大乱，忧郁成疾，不肯医治，不久，士燮果然死，儿子范丐继承衣钵。厉公在大臣中，最宠爱胥童，想提拔为卿，但卿位没有空缺，胥童建议他除掉权大势重的三却，厉公恐却氏反状不明，杀了大臣不服，胥童说：

“鄢陵之战，却至已经包围了郑君，他们并车说了很多悄悄话，又放了郑君，这里一定有私通楚国的事情，只要问一下楚公子熊筏，便一清二楚了。”

晋公便命令胥童传熊筏来问。胥童附在熊筏的耳朵上说：

“你如见了晋侯，晋侯问你关于却至的事，你就说却至和楚国令尹关系密切，常有书信往来，骂晋侯不信任大臣，淫乐无度，百姓十分憎恨，人们很怀念襄公，襄公的孙子周在京师，将来楚晋交战时，假如晋国战败，他便拥戴周事奉楚国。”

晋厉公见了熊筏，让侍卫退下，问熊筏说：

“却至和楚私下有交往吗？你若说实话，我便送你回国。”

熊筏说：

“你饶恕我直言无罪，我才敢说。”

厉公说：

“我正要你说实话，能有什么罪过呢？”

熊筏便依胥童所嘱咐添油加醋敷演一番。厉公无子，一听襄公的庶孙周要取代他，心意动摇，胥童接口又说：

“假若您还不能确信，为什么不派却至使周。”胥童派人去见襄公的庶孙周，对周说：

“现在晋国的大权一半掌握在姓却的手里，现在却至来报捷，你还不快去拜访他，假若将来能回故国，也多了一个朋友。”

却至报捷完毕后，周果然赴公馆拜会却至，详细询问了晋国的事情，却至一一回答，谈论了多半天。厉公听说后，相信熊旆的话是实情。

有一天，厉公和宫中美女喝酒取乐，忽想吃鹿肉，便派宦官孟张到市场上弄些鹿肉。正好却至从郊外载一只鹿进城，被孟张看见，不由分说，夺了便走。却至大怒，一箭射死孟张，又把鹿夺了回去。厉公听说后，怒骂却至欺人太甚，召见胥童、夷羊吾一班宠臣准备杀却至。胥童说：

“杀了却至，却錡和却犇必然要造反，不如把却氏一族全部歼灭。”

夷羊吾建议用宫中八百甲士突袭三却，长鱼矫说：

“三却的甲士比宫中卫士多一倍，斗不过他，便连累了君主，现在却至兼任司寇，却錡、却犇兼士师，不如假称诉讼，乘他们不备时暗杀这两人，你们引兵接应就行了。”

厉公觉得这主意很妙，派力士清沸魑帮助长鱼矫。长鱼矫打听三却在讲武堂议事，便与清沸魑用鸡血擦脸，装作争斗相杀的仇人，各带利刀扭打到讲武堂里。却錡、却犇不知就里，便问情由。清沸魑假装报告情况，走近却錡、却犇身边，一刀刺中却錡、却犇腰部，倒在地上。却錡拔刀砍向清沸魑，长鱼矫接战，却至乘机逃跑。清沸魑补了一刀，便与长鱼矫夹攻却錡。却錡虽是武将，怎经有千钧之力的清沸魑的攻击，也被砍倒在地。长鱼矫见逃了却至，大叫“不好！”便去追却至。却至被胥童、夷羊吾带领的八百甲士截断去路，正准备上车逃亡。长鱼矫一跃上车，砍下了惊慌失措的却至首级，连同却錡、却犇的首级，提着去见厉公。血淋淋的人头令路人胆颤心惊。

上军副将荀偃听说三却在演武堂遇贼被杀，不知是谁干的，急忙驾车入朝，准备奏知厉公，兴讨贼之师。中军元帅栾书不约而同，也到朝门外，正遇见胥童带兵回朝。两人一见大怒，喝骂道：

“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人在作乱，原来是你们这些鼠辈胡作非为，朝廷禁地，甲士怎能近前，速速散开。”

胥童也不回答，对甲士们说：

“栾书和荀偃与三却同谋反叛，把他们二人捉起来，重赏你们。”

甲士一听有赏，奋勇向前，围着二人拥到朝堂内。厉公听说长鱼矫得手，急忙上朝，发现众军士乱乱纷纷，倒吓了一跳。问胥童：

“罪人已被杀，军士们怎么还不解散？”

胥童说：

“我们抓了叛党栾书、荀偃，请您裁决。”

厉公说：

“这事与栾、荀无关。”

长鱼矫跪着移到厉公膝前，小声说：

“栾、却是同功一体的人，荀偃又是却氏部将，三却被杀，二人必然惊慌，一定会为三却报仇。您今天不杀这两个人，朝中就会不安定了。”

厉公说：

“今天杀了三个卿，又涉及其他人，我于心不忍。”

宽恕栾、荀二人无罪，仍留原职。长鱼矫悲叹一声：

“君主今天不忍心杀他们二人，这两个人却会杀了君主的。”

说完便逃亡西戎了。

厉公重赏甲士。三却尸首暴于朝门外三天，然后埋葬。却氏族人在朝做官的免死，罢归田园。任命胥童、夷羊五、清沸魑分别为上军元帅、新军副将，代替三却的职位。楚公于熊筏被释放回国。栾、荀二人见胥童等人位在列卿，羞于同事，常常称病不理事。

有一天，晋厉公和胥童到宠幸的大臣匠丽家冶游，匠丽氏住在太阳山南，离新绛有二十余里地。厉公玩得尽兴，三夜不曾回朝。荀偃找见栾书，偷偷地说：

“做大臣的人应以社稷国家为重，以君主为轻，现在百万军队掌握在你手中，你假若另立贤明的君主，谁敢不听从？”

栾书问：

“事情一定能成功吗？”

荀偃说：

“龙潜在深渊之中，人潜入水中，也很难抓住龙的踪迹。假若龙到了陆地，小孩子也可以制服。现在厉公留恋于匠丽氏，住了三夜还不回来，这也就是龙离了深渊，你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呢？”

两人商议好计策，假装病好了，想见晋侯商量事情，命令牙将程滑在太阴山附近埋伏三百甲士，栾、荀二人去匠丽氏家谒见晋侯，奏称迎驾回朝，强拉厉公起驾。走到太阴山下，一声炮响，程滑一刀砍死走在最前面的胥童，厉公吓得从车上倒跌下来。栾、荀二人命令甲士捉拿厉公，囚于军中，屯兵太阴山，假称君命召韩厥和士丐，二人拒绝应召。栾、荀见韩、范二人不来，命程滑用毒酒杀死厉公，就在军中殒殁，葬在翼城东门外。士丐、韩厥二人听说厉公骤死，一齐出城奔丧，襄公孙子周即位，并召回了赵武。这就是晋悼公。

晋平公时，栾黶死，儿子栾盈任下军副将。栾氏自栾宾开始，到栾盈，已是七代卿相。满朝文武官员，多数都曾受栾家栽培提挈，另外一些人都与栾家有婚姻关系。而栾盈一向礼贤下士、散财结客，有许多亡命之徒都在栾盈门下，力士督戎，力举千钧，手拿二戟，不离栾盈左右，家臣辛俞、州宾等人，也很效力。栾盈的母亲栾祁，是范巧的女儿。栾黶死时，她刚到四十岁。因州宾几次入府办事，被栾祁从屏风后看见，爱他年轻英俊，派侍儿传情，两人私通起来。栾祁对州宾十分用情，将家中宝物，统统送给州宾。等到栾盈跟着晋侯讨伐齐，州宾索性到栾府与栾祁公开同居。栾盈回家后，听说了这件事，不好公开处罚，借其他事鞭打守门人，指示他们严密注视家臣出入。栾祁担心栾盈害了州宾性命，乘父亲生日回家，

对父亲说：

“栾盈因为晋侯不治范鞅之罪，反而委以重任，范家父子专权，发誓要报仇雪恨。日夜和智起、羊舌虎等人密谋叛乱。”

范鞅向大夫阳毕了解情况，阳毕一向与栾氏不合，和范家亲近，便对平公说：

“栾书杀厉公，廛一生凶狠，盈仍然是这样，老百姓十分痛恨他们，晋悼公因为栾书立他为君，没有惩治，假若您仍不追究，那恶果就大了。”

平公于是派栾盈去修筑著邑。栾盈便和督戎去了著邑。平公下令驱逐栾氏家族出境，收回栾家的封地。栾乐、栾魴、州绰、刑蒯，都跟着栾盈走了。叔虎、箕遗、黄渊没有逃出，准备聚家丁杀出东门。赵武得到消息后，转告范丐，丐派范鞅率三百甲士包围了叔虎的房子。

箕遗正在叔虎家待黄渊到来，不料范鞅率兵包围了叔虎家的住宅，范鞅让军士点火攻门，叔虎和箕遗眼看就要束手就擒，索性提戟仗剑，冒火杀出。叔虎虽有千钧之力，但禁不住箭象飞蝗一样射来，顷刻之间，叔虎、箕遗二人早已被箭射中，待士兵用挠钩从火救出，已接近死亡边缘。范鞅返回途中，遇着中军副将荀吴押着刚擒获的黄渊，合兵一处，一同去见范丐。范丐说：

“栾盈的同伙很多，只捉拿这几个人是不够的，应该把他们一齐捉拿归案，才能稳定大局。”

范鞅和荀吴又分头去捉拿智起、籍偃、州宾、中行喜、辛俞、羊舌赤、羊舌盼等，一齐押到城门外等候晋侯处置。

平公下令释放羊舌赤和羊舌盼，并让二人仍担任原来的职务。智起、中行喜、籍偃、州宾、辛俞等人都撤销了爵位官职，斥为老百姓。只有箕遗、黄渊和叔虎三人被判死刑处斩。

州宾贬为庶人后，继续和栾祁往来，范丐听说这件事后，派人刺死了州宾。